

人口地理学的理论问题^{*}

C. A. 科瓦列夫 (莫斯科大学地理学博士)

Г. М. 拉波 (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理学博士)

苏联人口和居民点地理学的成就表现在: 该科研领域工作中心稳定; 研究人员及其所发表的作品不断增加; 成果论述的范围——地理、人类生态地理与休假活动地理等新方向已成为独立的分支地理学科。近年来地理科学特别是聚落地理系统方面与实际的联系大大地加强了, 但至今人口与居民点地理学还有许多未解决的课

题。

人口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 它的理论问题之一, 是它在地理科学体系以及在人口科学体系研究中的地位。

作为整个地理科学体系特殊分支的社会经济地理学的模式, 可以把它看作是“四层的”建筑物^{*}, 经济地理学是其中作为基础的第一层 (包括工业地理学、建

自然、经济地域系统的研究, 是同居民和经济相关的自然的研究。此系统的结构是自然和经济结构相互作用的探讨的结果, 同合理的经济的利用自然对生产作用的稳定程度等研究相关。

综合的地域系统或地理系统, 和前两个系统比较, 有显著的生态学特色, 是自然和人类相互作用的中心。例如, 城市综合地域系统是根据环境、人类、生产、居民服务的相互作用的观点, 按结构探讨整个城市系统。

苏联地理学界, 以相互作用问题作为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的活动, 是从萨乌什金提出把它作为地理学的一般法则开始的。这是自然—技术—社会—人类的空

间、时间相互作用的法则, 相互作用结果形成的智慧圈 (noosphere)。

如上所述, 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研究、地理系统的研究、说明苏联地理学各领域有统一化的倾向。波克希舍夫斯基认为, 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更进一步

接近, 自然和社会系统的更广泛的交叉 (不是这些系统的融合) 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说大多数地理学研究工作者承认地理学统一的必要性。可是, 即使有统一化的倾向, 也还不能说它的过程和内容在苏联地理学界统一了。波克希舍夫斯基认为,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增大了, 人类回归为地理学关心的中心。萨乌什金的智慧圈概念的使用, 将是以社会·经济地理学为中心的统一化。

苏联地理学界的地理学统一化和地理综合的主张, 是和环境问题, 地理学新的发展一同产生的, 但统一化和综合的理论根据尚不充分, 自然地理学和社会、经济地理学之间, 以及社会、经济地理学内部也有不同见解, 还没有达到统一阶段。与其说各领域的研究发展阶段, 离主张统一化和综合化的阶段还很远, 莫如说提高各领域的研究水平是首要的。

郭玉珍 摘译自《人文地理》

1982, 34卷1期, 郝凌云校

^{*} 这里引用C. A. 科瓦列夫和O. A. 康斯坦丁诺夫在第四届人口地理学会议 (1979年) 上报告的某些论点。

设地理学、农业地理学、运输地理学、自然资源区域经济评价、地域生产综合体的理论、经济区划等等)。

其后的“层次”是研究非生产领域各部门的地理科学(居民社会服务地理学、休假活动地理学、科学实验的建筑活动地理学(Huokp)、高等和中等专科学校教育地理学等)。

我们把人口地理学看作这个建筑物的第三层,它与第一层和第二层有多方面的联系(因为人口是全部物质财富、公共设施和全部精神财富的生产和消费的总和)。政治地理学以及研究某些文化特征的地理学科可认为是第四层。

居住地地理或聚落地理似乎构成了特殊的“连体建筑物”,它把我们所探讨的模式结构的所有层次都贯穿起来,尤其能促使这个建筑物有机地连成一个整体,即社会经济地理学。这样看待居民点地理学才是合理的,因为居民点是生产和非生产活动的中心,人们居住的场所,人口的再生产以及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大家知道,在国外地理学界,普遍地把《居住地地理学》列为特殊的科学,但我们认为人口分布在整个社会经济地理中的地位构成了探讨居住地的重要基础,这些居住地既作为处于《下层》的生产中心来探讨(从经济地理学角度看),也主要作为处于《上层》的人们居住和生活活动的场所来探讨(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

当前需要解决的人口与居民点地理学的理论课题之一,是更加深入和系统地研究构成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

为了确定人口与居民点地理学在人口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必须阐明地理学与研究人口的社会科学(包括民族志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等)中《区域》部分之间的

学科任务的区别问题。民族志学的区域部分已有很大发展,因此在地理学和民族志学的衔接点上已经分化出一门专门的学科,民族地理学。

区域人口学还只是刚刚开始出现,它的合理发展也许有点儿“排斥”人口地理学的相应部分,因此这里尤其需要论证,有根据地确定它们之间的不同任务。

关于区域社会学现在还只能说个大概,但是考虑到它对综合的经济和社会规划意义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预告,我们将在社会学研究中加强这种区域观点。

在人口与居民点地理研究中,处理好社会学观点、经济学观点和生态学观点诸方面的结合问题,对地理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对不同地区、各类型城市等等人口的基本社会类别进行阶级分析,这是对各类人口的地域分群进行地理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遵从A.A.多里宁的见解,地理学家不仅在分析人口的社会构成时必须与社会学家合作,而且在阐明“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区域特征”时也要同他们合作。对地理学的这一领域必须仔细地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其中包括人口地理学与区域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区分问题。

在研究劳动资源方面,对于分析在各种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下使用劳动力的国民经济效果注意得不够,缺乏衡量和比较这种国民经济效果的原则。为了充分分析这些问题,必须广泛采用经济人口学方法,评价各种条件下人口再生产的价值和移民的经济后果,并且对各种经济—历史条件和区域条件下的人口密度也要作出经济评价。

不管“人类生态学”是否已经形成独立的地理学科,生态学观点应在地理学科各

个领域中，居显著地位。尽管有论述人类生态学方法的有意义的书刊吸引着人们，但在人口地理学中有机地结合生态因素，这还是个很少研究过的问题。

虽然人口与居民点的地域组合是两个互相关连的研究对象，但人口与居民点地理学的目的性问题仍是这门学科的重要问题之一。这样两者结合的科学仍是必要的，因为不论是把人口地理和居民点地理分开也好，或是把人口研究与人口分布的具体形式——居住地的研究分开也好，都是没有理由的。作为人口的地域组合，应该研究的不仅是特定居民点的居民，而且是更多居民的总和——区、州、国家的人口。按照我们的意见，人口地理学应该既研究（用地理比较法）居民点及其人口，也研究各级行政地域单位的居民。在今后的研究中，对于这两种方法的相互结合和补充，需要进一步研究。

研究地域的人口充实程度（或人口密度），主要不应注意人口定居的形式，而应注意“地域及其资源——人口”的相互关系，这在地理科学中实际上还未曾有过必要的方法论研究。

生活方式地理也具有这种特点，P. M. 卡博早在40年代末就认为，研究一定生产方式下各个人口组生活方式的区域特点，这是人口地理学不可摒弃的课题之一。然而只是到近年来这个问题才被一些地理学家重新提及。

研究生活方式的意义不仅是为了增加地理知识，而且也有建设性的意义（涉及综合性的社会-经济规划、消除区域内生活水平差异、移民的管理），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根据。

建立人口分布理论是居住地（既作为生产中心、也作为居住场所）地理研究的最重要课题。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有不同学派的代表在进行，但他们的研究结果都

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这是因为对于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各种概念和原理还缺乏分析批评，分析批评就能作出基本的理论原理，并以此来构成真正能够符合严格要求的理论。为此，必须把地理学家和其它从事区域经济、城市建设、区域规划以及社会学的学者们结合起来，地理学家起协调作用。

为了阐明人口分布发展的基本规律性，要求继续研究人口分布的过程、分析趋势、阐明其动力和结构。研究工作者的任务是深入地揭示人口分布过程及其后果的地理本质。

在人口分布问题的研究中，尽管我们经常改进研究方法，但还没有掌握与研究的现象与对象的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方法体系。使用的某些方法往往具有表现地理资料的数学方程式的特点，这既对认识事物无益，也无助于为实际工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如历来所指出的，人口分布是有惰性的，特别是与地域经济结构尤其是与部门经济结构相对照时可以看出。但是必需指出，在科技革命HTP时代，人口分布网中主要居民点人口的流动性大得惊人。人口分布过程的研究是地理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之一。由于人口分布的相对作用增长，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活跃起来了。这就增强了研究人口分布动态特征和揭示人口分布规律性的重要性。譬如说，实行人口分布分区的办法，不是采取将人口分布确定在现成的地域、经济或行政单位系统的办法，而是以人口分布的性质和采用人口分布本身的指标为基础来进行的。

不以分析人口分布与生产的地域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为基础，就不能揭开人口分布的结构。生产的地域组织作为经济的地域组织的组成部分，决定着人口分布地

域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人口分布问题研究在发展。这种方法与人口分布体系的客观发展相符合,它也与国民经济基础与人口的地域组合的组织系统相联系。

虽然“统一的人口分布体系”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但对其含义的理解还很不够。对于地方居民点的形成来说,劳动联系、生活—文化联系和休假活动联系等系统性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毫无疑问,在这方面这个术语是完全适用的;但对于一些大地区居民点系统的形成来说,事情就不一定如此。全国通行的统一的人口分布原则,正确地说,首先是城乡人口分布的统一。但是,要把整个经济区的居民地分布网认为是统一的体系,这还不能作为足够可靠的依据。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各种类别的居民点体系——它们地域(在连续的地域范围内)职能上的类别和专业化(例如因生产联系联合在一起,但彼此相距很远的一些居民点的总和)及其内在联系。举例说,“由于地域劳动分工的结果,而位于生产联系的一个环节上的许多城市属于专业化体系”。

发展体系的观点,要求把城市作为复杂的体系,又作为地域的社会经济体系来研究,归根到底,社会生活地域组织的形成是这两种体系的结合。

在对人口分布的地域体系(居民点集聚区,居民点组群体系)研究重视程度加强的同时,却出现了对两类独立的研究对

象城市与乡村居民点的重视程度降低的危险性。把城乡居民点放在地域人口分布系统来处理,这就改变了它们的职能结构和平面结构,加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消除了自主性,但不会导致消灭有机整体的特征。

为了理解人口分布的发展,应当复兴十分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在不久以前,Л. . 约法(Нофа)、Р. М. 卡博、В. В. 沃罗比耀夫(Ворожьев)在城市地理学方面供献了价值重大的著作。由于人口历史分布的多层性,由于其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是与地域经济开发过程相关的,所以这种研究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这些研究工作是与深入研究预报全国及各大地区人口分布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紧密交错在一起的。

人口分布的生态问题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实行调整人口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以在各种类型居民点和人口分布体系中人类环境质量的科学评价为根据。居民点及居民点体系的生态—地理类型,它们的环境评价方法,这些构成了现代人口与居民点地理学的重要发展方向。

在指出分析人口地理的发展过程的同时,我们希望注意到把人口地理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同时结合成整体加以研究,这很重要。这与人口和人口分布问题的地理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一样,能使我们成功地解决许多面临的问题。

马清裕译自苏联《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В. 29. 1980, 叶舜赞校